



★巨匠丛书★

亨利·米勒全集

4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性爱之旅

刘万勇 郭海云
孙梧凤/译





☆ 巨匠丛书 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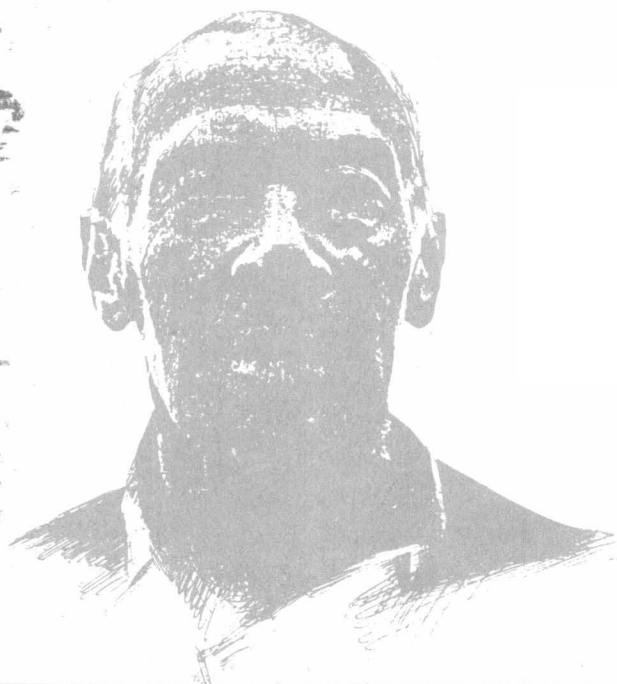
亨利·米勒全集

4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性爱之旅

刘万勇 郭海云
孙梧凤/译



“巨匠丛书”第二部
亨利·米勒全集之四
性爱之旅
XING AI ZHI Lü

全球中文版权所有©—1995. 时代文艺出版社

The Tim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本书版权由美国亨利·米勒产业集团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确认
SEXUS

Copyright ©—1995. The Estate of Henry Miller—All right
reserved

作 者：〔美〕亨利·米勒

译 者：刘万勇 郭海云 孙梧凤

责任编辑：安春海

版式设计：林小林

封面设计：张 迅

责任校对：穆季金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：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

邮编：130022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本

字数：360千

印张：15.5

插页：5

印数：8000册

版次：1995年11月第一版

印次：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金城印刷厂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87-0935-5/I·893

定价：¥10.00元

“巨匠丛书”编辑出版 委员会名单

主 任：许华应

副主任：许 翔 郭俊峰 金钟鸣 逢春耕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牟玉清 刘明涛 许华应 许 翔

安春海 李绮阁 张正贵 林晓林

金钟鸣 逢春耕 郭俊峰

策 划：安春海

A

我与她初次相见，想必是在周二晚上的舞厅里。我约莫睡了一两个钟头，早上就梦游似的去报到上班了。这一天梦境般地一晃而过。吃罢晚饭，我躺在沙发椅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醒来，才发觉自己是和衣而卧。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，心境纯净，满脑子就想着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她弄到手。我匆匆穿越公园，思考着在送她书的同时该献上什么样的花儿，《威斯伯葛，俄亥俄》这本书可是我许诺给她的。我正迈进三十三岁的门槛，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也是这个年龄。只要我知难而进，直面人生，一个崭新的生活前景就会展现在我面前。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冒险可言：处在社会底层的我，再怎么说什么也是个失败者。

这是个星期六的早上，对我而言，星期六历来是一周里最舒心的日子。当别人因劳累过度而酣然大睡时，我可早就醒来了；犹太人的休息天是我一周生活的开始。这种舒心的生活持续了七年之久。当然，这个中缘由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星期六这一天多姿多彩、吉祥如意。我做事从来不计后果，因此要做出非常之举，舍弃一切而明哲保身，实在是一件轻松自在的事。对自己所爱的女人鞍前马后地俯首听命，唯恐失去她，

这仅仅是受情欲的驱使。除此之外，与她没有任何瓜葛。

我一早上都在到处借钱，很利落地把书和花儿发送出去，接着便坐下来写了一封长达几页的信。这信将由专人送达，告诉她我会在下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的。我中午下班回了家，坐卧不宁，烦躁万分，兴奋到了极点。要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才能同她通话，这简直让人难受死了。我就又去了公园，毫无目的地顺着湖边溜达，小孩子们在湖中划船嬉戏。我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不去注意。远处，有人在玩跳皮筋的游戏，这倒使我想起了那充满着梦魇、渴望与懊悔的童年生活。这时，我性情有些急躁，情欲勃发，总想搅搅乱子。便想起了过去的某些大人物，想起他们在我这个年龄所做出的功成名就的一切。这本该有的勃勃雄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；我什么也不想干，只求对她俯首听命，求得一夜风流。只想听到她的声音，知道她还活着，还不曾把我抛到脑后就行，这便是我生活的全部。以后要能每天给她打电话、能听到她的一声问候，这就足够了，我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？要是她对我信誓旦旦，而且绝不食言，即使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。

下午五点整，我拨通了电话。不知是谁接的电话，语调冷冰冰的，态度很糟糕，说她不在家。我还想问问她几时能回家，不料对方已经把电话给挂了。一想到她没接电话，我就心烦意乱、痛苦万分。我给妻子打电话。说不回家吃晚饭了。她听我讲完，仍同往常一样虚情假意地寒暄一番，好像巴不得我迟回去似的。“闭住臭嘴巴，你这母狗。”我挂电话时自忖道。“起码，我清楚我不想要你，你身上的任何地方都死咽活气的。”这时，驶过来一辆敞开门的电车，我连想也没想它要往哪儿开，就跳将上去，走到车后面坐了下来。恍恍惚惚、无精打采地坐了个把钟头；等回过神来，我认出了临近港口区的阿拉伯人办的

冷饮室。于是跳下车，走上码头，坐在楼梯石阶上仰望着布鲁克林大桥那富有生命力的浮雕。距我壮着胆子去舞厅还为时尚早，还要消磨几个时辰。我于是心不在焉地眺望对岸，思绪犹如失去舵的船，在水里漂来荡去，摇摇不定。

后来，我站起身，像一个被施了麻醉的从手术台上溜下来的病人，摇摇晃晃地离开此地，眼前的一切都烂熟于心，但还是激不起一点儿涟漪。按一般的思维方式，我只简简单单地记些桌子、椅子、建筑物、人之类的东西。我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将这些印记理出个头绪。空无一人的厂房甚至比墓地还要凄凉可怕。机器瘫痪，这种氛围比死亡本身还要空虚寂寞。我幽灵似的在冥冥之中走来走去。落座，点烟，起身，掐烟，想或者不想，呼吸或者屏声静气，这都毫无二致。你倒地毙命而后来者居上；你螳螂捕蝉却不知黄雀在后；你声嘶力竭几乎欲使死者复生，说来也奇怪，人们仍安然无恙。交通车辆正在东西行驶；刹那间它又改道南北。一切都依习惯盲目发展。这样，无论是谁都要到处碰壁。有的如苍蝇，碰碰撞撞、东倒西歪地纷纷跌落；有的如蚊子，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，无可依托。将油腻腻的硬币投入售货机。站着就餐。打着饱嗝。剔着牙。歪戴帽子漂泊流浪。鬼鬼祟祟。蹒跚而行。打着唿哨。以枪弹射入脑部了结此生。下辈子我要托生变成专食腐肉的秃鹫：我要栖息在高楼大厦的顶层，一嗅到死亡的气息，就立刻俯冲而下。我现在心平气和，吹着轻松愉快的调子。喂，玛勒，你好吗？这时她会露出迷人的微笑，伸出双臂，亲热地拥抱我。我们在强烈照人的弧光灯下独处一隅，周遭弥漫着神秘的氛围，真算得上太虚幻境了。

我登上台阶，走进这个场所。富丽堂皇的舞厅，闺房一般地泛光溢彩、鲜艳热烈。情场老手不计其数，他们的膝部微微

弯曲，臀部绷得紧紧的，踝部涂成宝石蓝色。在这散发着口香糖的淡淡的香味中，他们轻抬舞步，潇洒地旋转。透过击鼓声，我听到楼下传来救护车的鸣叫，紧接着灭火车呼啸而过，警笛响个不停。这声音淹没了舞厅的钢琴曲，由于这是一大片街区，着火的楼里没有安全出口，舞会被迫停止。她当时不在地板上，可能正躺在床上翻阅一本书，也许正与一个职业拳击手做爱，或者赤着一只脚，在刚收割后的麦地里疯子似的狂奔，有个叫科恩·科布的男人正兴奋地紧随其后。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脚踏何处；她没来，可真让我摸不着头脑。

我向其中的一个姑娘打听，问她是否清楚玛勒几时回来。玛勒？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人。这也难怪，她大约在一小时前才找到这个活儿，正跟头驴似的苦干，把六套羊毛线织成的内衣打成包裹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何不邀请她跳上一曲——这样，她就会向其他姑娘打听玛勒的下落。我们吃力地跳了几个回合。我甜言蜜语地同她聊天，话题总涉及到鸡眼、脚趾囊肿胀以及血管静脉曲张，等等。那些演奏者呲牙咧嘴、表情呆板，眼神躲躲闪闪地搜寻着这闺房里眼花缭乱的一切。那边站着个姑娘，是弗洛莉。她或许能告诉我有关我朋友的情况。弗洛莉咧个大嘴，眼睛青灰青灰的；她刚刚参加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乱糟糟的宗教聚会，看起来冷若天竺葵。玛勒是否很快要回来，弗洛莉对此清楚吗？她不这样想……她觉得玛勒今晚根本不会回来。怎么啦？她说玛勒与人有约。最好问问这个希腊人——他可是个万事通。

这个希腊人说玛勒小姐会回来的……哦，稍等一会儿。我望穿秋水。姑娘们犹如站在雪地里出力流汗的马，踢腾打闹，热闹非凡。子夜时分，还不见玛勒的影子。我缓缓地挪着步子，极不情愿地朝门口走去。有个波多黎各的小伙子站在高高的楼梯

口正扯着裤子的拉链。

坐在地铁里，我看着贴在列车尾部的广告，想试试自己的视力如何。我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身体，想确信是否沾染上了现代文明人易患的精神失调症。呼出来的气味正吗？心在跳吗？脚背坍塌吗？关节是因风湿病而肿胀吗？有没有支气管炎？牙槽生不生脓溢？大便干燥吗？要么午饭后感觉疲乏？难道就没有周期性偏头疼、酸性中毒、肠粘膜炎、腰部风湿、胆囊错位、鸡眼或脚趾囊肿、血管静脉曲张？据我所知，我神经方面好好的，不过……唉，其实，我缺少的可是生机勃勃的东西……

我患了相思病，病入膏肓，不可救药啊。一摸头发，头皮屑就刷刷飘落，而且，我会像吃了毒药的耗子一样倒地毙命。

我身子铅一般重地倒在床上，立刻进入深深的梦乡。这肉身之躯，成了一副配有石制锁头的石棺，倒下就纹丝不动。做梦的人如一缕轻烟，从石棺里升腾而起。在这个世界里云烟氤氲，环来绕去。做梦的人，想寻求一种能够与他的精神本质相契合的肉体的形式；他如同一个绝对高明的裁缝师，接连试穿了几个肉身之躯，都不适合，真是枉费了心机。到头来，他不得不复归自个儿的身躯，又变成铅制模型，俯卧在床，身体僵硬，没有一丝活力，在无聊倦怠中消磨时光。

星期日早上。我从睡梦中醒来，精神饱满，感觉就如一个顶尖儿人物。我面前的这个世界，好似北极地带的处女地，未曾受人染指，清白纯洁。我吞食了一些胃药和漂白粉，为的是要清除掉身上残存的无聊倦怠之气。我要径直去她家，敲响门铃，走将进来。我在这儿，跟我结婚——要不就刺死我。你可以刺我心脏，戳脑袋，扎碎我的肺、肾，捣烂肠子，挖眼，割耳，怎么着都行。只要我还有一个活器官，你就命中注定逃不出我的手心，无论今生还是来世，你永远属于我。我天生是一

个亡命之徒。剥皮抽筋，杀人越货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贪婪成性，毛发、耳屎、血痂，只要是你的，再恶心的东西我都敢吞进肚里。把你的父亲叫过来，他那些赛马呀、风筝呀、免费入场证呀，我都要生吞活剥，统统吃掉。你坐的那把椅子呢？你最喜欢用的梳子、牙刷和指甲锉呢？统统都给我拿来，我一口就可以吞进肚里。你不是说还有个比你更漂亮迷人的姐姐吗？把她叫过来——我要揍她个腰胯东肋条西。

在无际的沙漠里行进，去那片沼泽地，这里建了一处孵卵的小屋；这枚卵子发育正常成形，洗礼时被命名为玛勒。从男人体内喷射出的这么一滴精液居然能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！我信奉圣父上帝；信奉他那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；信奉天国的精灵——保佑众生的玛丽亚；信奉人类的始祖亚当；我什么都信奉：铬金硬币、氧化物和红药水、水禽和水芥子、癫痫病发作、淋巴腺病疫、行星的会合、小鸡的爪印和投掷杆、剧烈的变革、股票狂跌、战争、地震、飓风、蔬菜、呼拉圈舞。这些我都信奉，我都信奉。我信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，我这肉身之躯会变成铅砣，俯卧在床而且躯干不能弯曲，永远是这么半死不活，打发着无聊倦怠的时光。

我望着外面那具有时代特点的风景。田园里的牲畜、庄稼、肥料以及在废墟中盛开的玫瑰花，哪里还有它们的踪影？映入我眼帘的无非就是铁路、加油站、水泥建筑群、铁制横梁、高耸的烟囱、机动车辆、墓地、厂房、货栈、小作坊、专用空地，甚至连只山羊也看不到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些景物昭示于人的只是颓废、衰败和死亡。三十年了，我整天都背负着给人带来苦难、耻辱的铁十字架。鞍前马后地服务但毫无虔诚之心；出力流汗却领不到薪水；歇息睡眠然而却清楚心里得不到片刻的宁静。仅仅是占有她、爱她或者被她爱，我为什么就该相信这

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？

除了我自己，天地万物依然如故。

当我走近这座房子，就看到有个女人在后院里搭晒衣物。她斜侧着身；毫无疑问，这肯定是那个在电话里说话的奇特而陌生的女人。我不想碰到她，不想知道她是何等人，也不想相信我的猜度。我绕过她，再次来到她家门口时，她就不见了，而我的胆子也有点小了。

我犹豫不决地按响了门铃。门猛地打开，有个牛高马大的年轻人堵住门口。她不在，多会儿回来很难说，你是谁？找她干什么？再会，砰！这门差点儿贴在我脸上。年轻人，你会后悔的，迟早我要用枪把你的下身那一团肉打飞……咱们走着瞧！谁都要时刻警惕，谁都要被杀死，谁都要接受如何躲避、逃生的训练。无人料到玛勒小姐身在何处，也没有人知道她可能出现在何处。玛勒小姐犹如信风荡起的火山灰，无处不在。犹太人安息年的第一天我就如此失落和悲惨。这个星期日给非犹太人、给亲戚朋友们带来了晦气。死神降临到所有的基督兄弟们身上！死神降临到我们这个善于伪装的现世社会！

一连过了几天，我还没有听到玛勒的任何消息。我妻子离开餐厅后，我要在厨房里给她写上几十封信的。我们住在起居室和阴暗的用赤褐色沙岩盖的房子的地下室里，我俩犹如这儿的邻里关系，很不正常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老婆总是在我眼前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的，我受不了，经常得耐住性子写下去。只有一次我破了她那神经兮兮的咒语；那次我发高烧持续了好些日子，我一不去看大夫，二不吃药，三不加强饮食营养。楼上屋子的角落处摆只宽大的床，我就躺在上面，终于治好了置我于死地的谵妄症。我从孩提时起就从来没有患过疾病，这种经历值得津津乐道。要在人群里挤着去厕所犹如要通过航船上所

有复杂的通道，跌跌撞撞，蹒跚而行。连续几天我体验了好几种生活，我那唯一的假期就是在被称之为家的墓冢里度过的。我能够耐着性子呆下去的另一个地方就只有厨房了。这个地方很舒服，跟单人牢房差不多。我犹如囚犯，常常只身一人坐到深夜，心里盘算怎么逃生。我的朋友斯坦利偶尔同我做做伴儿，他这人心术不正，言语刻薄；常说我命运坎坷，多灾多难，总想摧毁我的希望。

就在这儿写信，我才能写得最狂热、最充满激情。任何一个人，要是认为自己不堪一击、不可救药的话，他都能够从我身上汲取勇气。一只刮纸的钢笔、一瓶墨水以及几片稿纸——这些是我仅有的武器。只要是我想到的，无论有意义还是没意义，我都会记下来。等我把信寄出，我就上楼，躺在老婆身边，睁大眼睛，死死盯着黑暗处，好像非要从中探究出未来的样子。我三番五次地这样想，假如一个男人，一个像我这样对爱情忠心耿耿然而前途渺茫的男人，全身心地爱上一个女人。如果他乐意削掉双耳寄给她，如果他愿意倾出满腔热血写成血书，使她充分了解他的需要与渴望，愿意永远侍其左右。这样的话，她就不可能对他加以拒绝。要是他乐意为爱情奉献出最后一滴血，那么长相最丑的人、最软弱无能的人、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就必定能获得成功。面对这刻骨铭心的爱情表白，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招架得住。

我又去了舞厅，见有留给我的便条。一见到她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激动得发抖。上边说得言简意赅。她约我第二天午夜在泰晤士广场那儿的杂货店门前见面。我就不必给她家写信了，这太让我高兴了。

会面时，我口袋里还剩不到十块钱。她应酬得很好，热情而又诚恳。她没有提及我去她家，以及给她写信、寄送礼物的

事。她聊了一会儿就问我愿意去哪儿转转？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她活灵活现地站在那儿，跟我说着话，眼睛盯着我，这种情形真让我受宠若惊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“咱们去吉姆·克利那儿吧。”她算是给了我台阶下。她挽着我的胳膊，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。我的身子陷进车座里。她只是出现在我面前，却使我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我不敢亲吻她，连握她的手的勇气也没有。她能来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

我俩吃着、喝着、跳着，一直玩到凌晨。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无所不说。我对她自己以及她那现实生活的了解与以前一样，没什么进展。这倒不是因为她的秘密不示人，而是因为她的现实生活相当充实。这样，昔日经历与未来前景就显得微不足道。

服务员送来的帐单简直是要我的命。

为了磨蹭时间，我又多点了些水酒。我实言相告，说我身上只带了两三块钱，她提出让我给他们支票，说支票兑付绝对没问题。我解释道自己没有什么支票，只有薪水。总之，我已把钱花得光光了。

刚才向她坦言窘境时，我心里就萌发了一个念头。我找了个借口就去电话亭打电话。我接通电报公司的总办事处。夜班经理是我的朋友。我央求他让一名仆差带一张五十元的支票，马上赶到我这里。他可以去柜台借这笔钱，他也知道我不是欠债的主儿，但我还是向他诉说了不幸，并保证明天天黑前归还借款。

送钱的人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。这老头叫克瑞顿，以前可是个干什么都头头是道的部长。看到我在这样的地方呆到这时候，他似乎非常惊奇。我在帐单上签着字，他压低声音问我五十块钱够用不够用。“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借给你，”又说，“我很

乐意帮助你。”

“你有多少钱？”考虑到我上午可能还有事要干，转头问他。

“我可以借给你二十五块。”他欣然说道。

我接过钱，对他千恩万谢。我付了帐单，塞给侍应生一笔小费，同经理、助理、保安人员、戴帽子的收银小姐、门卫一一握手告别，也同伸手索要钱财的乞丐握了握手。我俩钻进出租车。车一开动，玛勒就情不自禁地扑向我，分开腿跨在我身上。我俩手忙脚乱地做爱，车子开得晃来晃去，牙齿磕磕碰碰，舌头搅咬在一起。她浑身湿漉漉的、热乎乎的。天刚蒙蒙亮，正当我们从河边一个热闹非凡的市场穿过时，我瞥见有警察站在路边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车子急驶而过，“天亮了，玛勒。”我说得慢条斯理，竭力松弛着我的紧张神经。“等等，我还要。”她紧紧搂着我，兴奋不已、气喘吁吁地央求道。她不停地求欢，性高潮持续了好几次，差点儿要把我挤成干柠檬。高潮过后，她从我身上溜下来，重重地栽进车座里，衣服仍撩到膝上，我俯身拥她入怀，手在她那湿漉漉的身上来回揉搓着。经过这一番的纵情恣意，她水蛭般地紧紧贴在我身上，不住地扭动着柔嫩光滑的腰肢。她兴奋地颤抖、痉挛，不能自己。接二连三的性高潮过后，她犹如被猎获的母鹿，精疲力竭，全身瘫软地倒在一边，有气无力地笑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掏出小镜子开始涂脂抹粉。她的头猛然向后一扬，我突然觉得她的面部表情让人吃惊。化完妆后，她跪坐在车座上，眼睛盯着后窗外面。“有人在跟着我们，”她说。“不要看！”刚才云雨了一番，我舒服至极，也累得够呛。“真有点儿神经病。”我心里自忖道，但什么也没说，就这么入迷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，她说话像连珠炮似的，给司机胡乱地指一通，话说得越来越快。“请往这儿开，请。”她恳请司机，好像是到

了生死关口。“夫人，”我听见司机说话的声音好像隔了千里之遥，从另外一个世界的机动车里传来的，“我再也不能由着你了……我有妻有子……很抱歉。”

我拉着她的手，轻轻地按了按。她沮丧地打着手势好像是说，“你不知道……你不知道……这太可怕了。”现在可不是问她原因的时候。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俩处于危险境地。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由着自己的暴烈性子决定何去何从。我反应敏捷……没人跟踪我们……那只不过是服用可卡因和鸦片后的幻觉……但是，是有人跟在我们屁股后面，绝对没错……她在犯罪，很严重，可能还罪行累累……她说什么也是白费口舌……我说谎可是一套一套的……我正同一个再夸张也不过分的怪物谈情说爱……我现在就该抛开她，马上就这么做，没什么好解释的……不然，我死路一条……她实在是高深莫测，我难以与她抗衡……我应该清楚，大凡世上的女人，一到了我离了她就不能活的地步，就被罩上了一层神秘……马上出去……开门跳车……自我救赎吧！

我觉得她把手放在我腿上，不知不觉地激醒了我。她面容倦怠，又大又圆的眼睛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彩……“他们溜了，”她说，“现在平安无事了。”

我心里想，世上的事根本没有一帆风顺的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玛勒，玛勒，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？时运不济，凶多吉少，但我还是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你，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同我结婚，倘若我残了、废了、瘫倒不起，你就把我交给我的父母。我们之间还没有充分地了解。我觉得地面正从我脚下悄悄地松动滑行……

无论是在当初还是后来，她从来透视不出我的想法。她好像长着触角，盲目地探测我的意图，探得很深却不勤于思考。她

清楚我是本来想摧毁一切，连她也要干掉的。不管她虚情假意地跟我兜什么圈子、玩什么把戏，她心里明白自己与我正是棋逢对手。我们准备在房子那儿停下来呆一会儿。她紧紧地贴着我，好像安了一个她随意控制的开关，那非常灼热的爱情之光激发了我的欲望。车停了下来。她又让司机把车停放在不远处的街道上等我们。我俩双目相对，双手紧握，膝挨着膝，血管里流淌着火一样的激情。我们就这样在某种古典爱情的氛围中默默地伫立良久，只有汽车的引擎声打破了这份儿宁静。

“明天给你打电话，”说着，她很冲动地靠着我，又拥抱了我一次，然后，在我耳边柔声细语地说，“我正爱着世界上最奇怪的男人。你老吓唬人，也很温柔。抱紧我……永远相信我……我老觉得同自己的偶像呆在一起。”

她激情似火。我抱住她，浑身抖动不止。注入我心田的这席话使我思绪万千，激动不已。我从小时候起就到大街上审视自我，这种心理上的压抑以及竭力显示内心欲求而不能的受挫感，现在突然迸发出来，直冲云霄。我对自己不熟悉的以及与生俱来所掌握到的书本知识，能提出某种独到而新颖的见解，才思敏捷得令人惊讶。

睡了一两个钟头，我就去报到上班。办公室里挤满了许许多多的求职者。电话同往常一样响个不停。要在这儿一辈子没完没了地填缺补漏，根本没有什么意思。这个规模宏大的电报公司的官员们早已不看重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领域联结的就是电线呀、电缆呀、滑轮呀、电话呀，天知道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玩艺儿。我对这工作还看不上眼呢。唯一能提起我兴趣的就是工资——我们天天对奖金唠唠叨叨。我还爱干另一档子事儿，挺损的，暗地里伤人。斯皮瓦克是个研究人力资源效率的行家里手，公司那帮人把他从另一个城市请来专门暗中监

视我，我对他怀恨在心，向他发泄着不满情绪。只要斯皮瓦克一露面，不管他的办公地点离我有多远，别人都会告诉我。以往，我就像撬箱盗柜的贼，躺下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想我怎样能给他使个绊子，让他呆不下去。我信誓旦旦地要精心策划把他毁掉。使我高兴的是，我曾冒名伪造信件寄给他，让他上当受骗，出尽洋相，招来没完没了的烦恼。我甚至让人们给他写恐吓信。让我的帮凶柯里时不时地给他打电话，就说他家房子着火了，或者他老婆已经被送往医院了——只要搅得他心烦意乱，让他徒劳地东奔西颠，干什么都行。我从这种诡计多端的交战中获益非浅，在这非常时期增长了才干。我父亲总是对我说，“最好把他的名字从名册上划掉，他永远不会付钱的！”我就如同一个年轻的印第安战士，再三想像着要是这个老练的头目交给他一个在押犯并说，“他的脸苍白可怕，把他杀掉吧！”这该多好呀（我想了上千条既能折磨人但又不犯法的策略。有些人我压根就不喜欢，等他们把零头碎脑的债务早早还清后，我就给他们些颜色看看。而我特别憎恨的人呢，等他一收到我的匿名信，而且信上涂抹着猫呀、狗呀以及其它两三种动物的粪便，当然也有最能达意的人的大便，这封信极尽污辱之能事，他准会中风发作而死）。

所以，斯皮瓦克正好撞到了我枪口上。我把全部工作的精力都集中到搞垮他的唯一计划上。平常见了面，我对他毕恭毕敬，摆出一种急于同他在各方面精诚合作的姿态。尽管从他口中蹦出的每个字都气得我血液沸腾，但我从来不跟他发脾气。我尽可能地把他捧得高高的，助长他的个性膨胀。这样一来，等时机成熟，我找个茬儿挫挫他的锐气，他就会臭名远扬，一败涂地。

临近午时，玛勒打来电话。这次电话可能说了十五分钟，我